

再回首文丛

刘阳主编

山野花香

刘仁民 著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刘仁民著

山野花香

一九九七年十月·乌鲁木齐

(新) 新登字006号

主 编：刘 阳
责任编辑：张德茂
责任出版：金 锐
封面设计：黑马创作室

再回首文丛·山野花香

刘仁民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金泉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850×1092毫米 32开 50印张 1200千字

1997年10月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371-2063-3/I·687 定价48.00 (本分册：6.00元)

刘 阳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再回首文丛



作者简介

主任编辑刘仁民，生于1934年8月，湖南攸县人。1949年9月参加工作。先后任文工团员、文化馆员。1956~1989年，在湘西州《团结报》任记者、编辑、业务组长、编委、副总编辑。1990年~1994年，调湘西州地方志办任副主任、主任、州地方志学会会长。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湖南作家协会会员、州作协理事。曾在多种报刊发表了散文、杂文、文艺评论百余件，有6家出版社选用其散文结集出版。收集的民间故事中有6件多次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省出版社收集出版。《腾云马》获1982年湖南文学创作奖，散文《洪家关的思念》获1987年广播电视部、国家民委举办的边疆万里行征文优秀作品奖。有《婆婆树》三本民间故事集出版。主编并参与编撰的《贺龙的故事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1982年，参加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》一书编写，任编写组长，系该书总成人之一。

抱愧大山

——自序

我编完这本自选集之后，正是转钟零时，向小小阳台走去。

呵，多好的月亮，圆圆的，正坐在那山堙上。

月色溶溶，天幕上山峰的线条显得粗犷，简练的几笔，神韵盎然。

我忽然想起李白的两句诗：“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

我虽说不是什么古人，但四十年前，我扑进湘西大山的时候，那正是一个月夜，一轮秋月。我被分配到永顺县龙家寨文化总站工作。初来乍到，心灵略带一点迷惘感。我独自踏着月色，拾阶而上，缓缓地在花桥上散步。

有几个老把式正在那儿摆龙门阵，我加入了这一行列。他们向我讲述了很多很多故事，大多与山有关。

我进湘西的那几天，没有什么车子可坐，全凭双腿。我的家在湘东，那是块丘陵地区，哪象眼前的山，同“山”字形状一样，一高一低，高的耸入云天，到处是雾遮云绕，低的谷涧幽深，一抬头，那山峰就象倾压下来。走完一天山路，下店歇憩，第二天出了店门，还得爬山。直到快拢永顺县城时，挪着酸疼的腿，还得下十几里的陡坡。我原以为，到了县城，恐会没有山了，象故乡一样，一马平川，舒舒展展。

殊不知，到了县城，便是新的爬山的开始。在湘西工作，全部内涵可用爬山二字囊括。头天住在县委招待所，恰恰那木楼四周有一扇窗户，无论把哪扇敞开，劈面而来的都是山，似乎伸手可以抚摸得到。怎么来到了这鬼地方呢！一想既然被分配到山里来，就得和山打交道，埋怨是无用的。就这样，一头扎进了大山。

真想不到，从老把式讲述的故事中，大山还埋藏着如此众多神奇的故事，美丽的传说。

那月亮，圆圆的，悬挂在一抹青黛的山垭上，那山峰伸张着巨大的手臂，把我紧紧地搂抱。

慢慢地，依偎在大山的怀抱里。

年年月月地，吸吮着大山的乳汁成长。

我捧读大山，她给了我力量与智慧。

我曾经设想：用手中的笔，讴歌大山。尽管我水平有限，能力有限，在大山中笔耕，说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收获，但亦可点缀些花草；不奢望硕果累累，但亦可结出少许果实。因为我十七岁就扎进了大山啊！

后来，我调到团结报社。这是一张大山的报纸，绽开的朵朵鲜花，无不是从大山采摘而来。

在采访大山的生涯中，有幸在大山中徜徉，使我加深了对山的多重性的认识。张家界，多变而诡谲；八面山，直爽而豪迈；八大公山，博大而幽深；高望界山，欢快而柔情；万笏山，奇峰突起，竞比高低；黄瓜山，连绵起伏，不露峥嵘；矮寨山，任劳任怨，挑起了沟通边区的重担；小溪山，森林莽莽，奉献着一尘未染的空间。……大山不仅有她的神奇与秀丽，也有她的苦难与艰辛。

每座山，都是凝固的诗；每条岭，都是沉重的歌。

时光过得真快，白发悄悄爬上了我的头顶，我在大山里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了大半辈子。

我读了四十年的山。

我的职业是编辑，为他人作嫁衣。三十余年伏案，编辑作品逾千万字，传递大山的信息与愿望，报告大山的巨变与忧愁，诉说大山的历史与今天。这还是符合进大山时初衷的。每天都在大山里攀援，尽管坎坷崎岖，汗渍涔涔，辛苦清寒，心里挺高兴。因为这都是为了大山。

作嫁之余，也写些关于大山的什么，常见诸省以上报刊之一隅，不过二百来篇。麻着胆子从中挑了六十件，分为四辑，集成小册。回头看看，真感内疚不已。大山赋予的真多，献给大山的太少。我的大半辈子编编抄抄，不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从事个人写作。其他还有什么原因呢，我也说不清楚。说清楚又怎样，年届花甲，悔惜又有何用！

不过，这本小册子，算是读山的一点体会，读山的一份答卷，充其量有个四十五分。即使如此，我也心满意足，毕竟在大山里留下了一串足迹。

月亮慢慢地升起，似乎正与大山切切细语。大山紧紧地抱住了我，不，整个山城，所有的生于斯、长于斯、劳作于斯的儿女。

啊，大山，抱愧了！

（写于1994年）

目 录

第 一 辑

拉拉船情歌·····	(2)
热水坑浴趣·····	(4)
木楼与花桥·····	(6)
婀帕的云·····	(8)
山中一柱独擎天·····	(11)
洛塔界上的神树·····	(18)
泉趣·····	(21)
故宫里的参天大柱·····	(25)
水底奇景·····	(28)
马鬃岭传奇·····	(33)
“吉首，玛汝果得！”·····	(42)
玉皇洞一瞥·····	(47)
临黄狮寨绝顶·····	(49)
云涌不二门·····	(51)
王村走笔·····	(53)
洞天奇观·····	(55)
沿着峒河上游走·····	(59)
神奇的金鞭溪·····	(61)
山色有无中·····	(63)

山城里的那条渡船·····	(65)
观猴志·····	(69)
边墙漫述·····	(72)
司城觅古·····	(76)
镇竿与凤凰·····	(81)
乾州琐谈·····	(83)
峒河之洞·····	(85)
能滩吊桥·····	(87)

第 二 辑

溜子乐·····	(90)
畚芭歌·····	(92)
迎客花·····	(95)
挑花的故事·····	(97)
栽喜树·····	(99)
养桶水·····	(100)
围猎乐·····	(101)
草把龙·····	(103)
抬“春”·····	(105)
社饭·蒿子粩·····	(107)
吉首酸萝卜·····	(109)
娃娃鱼·····	(110)
山泉与“草标”·····	(114)
苗鼓咚咚·····	(116)
迎亲之夜·····	(118)
西兰卡普·····	(120)

第 三 辑

- 老红军讲述的故事·····(124)
- 滚滚赤溪水·····(132)
- 龙家寨的女·····(135)
- 清泉·脚印·接龙桥·····(140)
- 饮马河写意·····(148)
- 回首溪州索旧踪·····(152)
- 洪家关的思念·····(170)
- 萧克将军与传教士·····(178)

第 四 辑

- 月夜会鼓王·····(184)
- 芙蓉镇里美芙蓉·····(187)
- 应其榴花岁岁红·····(191)
- 大理印象·····(193)
- 在喃木诺娜的故乡·····(200)
- 陇原有处刘家峡·····(207)
- 写在沈从文莹地·····(210)
- 陶醉湘泉城·····(213)
- 三眼泉流淌的故事·····(216)

~~~~~

# 第一辑

~~~~~

拉拉船情歌

清晨，峒河水面上腾起了缕缕蒸雾，冉冉地飘上了岸边的层层梯田。山顶上的一条岩板路，象垂下的花带一般，弯弯曲曲，飘到峒河渡口。一条乌篷船泊在码头边。船头的铁链子，套在连接两岸歪脖子水柳树干的铁索上。

雾越来越浓了，对岸有几个过渡的人，影影绰绰，从银铃碰击般的笑声中，知道是几个苗家姑娘。“欧依——”！她们在呼喊着的，意思是说，对河那过渡的大哥大姐，快把船划过来吧。姑娘们吆喝了许久，乌篷船依然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。也许对岸没有过渡的人，也许有——但都是苗家小伙子，故意躲在树丛里，有意拖拖时间，或者借此机会与对岸的姑娘们赛赛歌。凑巧，一个苗家后生挑着一担山货从山上下来了。扁担一闪一闪的，吱吱呀呀，响到了用青石砌成的码头边。他一听，对岸有几个姑娘的呼喊声，干脆把担子放下，取下挂在扁担上的葫芦，美美地喝了几口泉水，有意地咳嗽了几声，让对岸的姑娘知道有人要过渡了，而且是男性。

“阿哥，快点过来嘛！我们有急事。”

“阿姐，我不是过渡的，如果事急，派个人钻个汨子过来把船拉过去嘛！”

“你才想得好的，你过船，要我们帮你拉呀！”

“那就随你们的便吧！”后生有意逗逗对岸的姑娘们。

“好，我发扬风格，帮这一回忙吧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唱支歌吧！”

姑娘们是被动的，因为她们急需要过河，只得忍住性子——苗家姑娘从不在后生面前示弱的。然而岸那边姑娘们

柔中有刚，退中有进。她们立即组成女声小合唱：

欧——依——欧呀， 铁丝扭索长又长，
两头系在柳树上， 尽管拉得船起花，
阿妹心中哟， 没有点点儿浪。

后生把船拉到河心，一听，不觉一笑，随口编了一支歌：

欧——依——欧呀， 铁丝扭索长又长，
系在人心上， 我拉船儿船撩波，
阿妹啊，我问你心两岸里痒不痒？

对歌，后生是占了便宜的。当船靠码头，那后生挑着担开步时，好家伙，有七个苗家姑娘，一跳上了船，系花帕的长得秀气的那位，拉着铁索，使劲一蹬，船头劈浪，象箭离弦般地向对岸驶去。后生只得放下担子，摇了摇头，面对这七比一的局面，只有坐在船舷，用手戏弄着碧绿透底的河水。那七位姑娘，自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笑开了……

这就是峒河拉拉船。

这种船，没有专门撑船的人，谁过渡，谁就自己拉。从东岸拉到西岸，西岸拉到东岸，这真是野渡有人舟自横。赶场天，过渡人多，拉船的当然是豹豹后生了。就在这过渡的时节，各自找自己熟悉的人交谈着，或问问收成，或打听行情，或传播苗寨最新消息，唯有姑娘们，窃窃私语，听不清楚谈些什么。有时，喜好挑战的歌手，还得对歌几首。这种情景，拉船的人自然是慢慢地拉，甚至被歌声迷住了，让船停在河心，他们谁都忘记了自己正在过渡。

在阳光的辉映下，这峒河拉拉船花团锦簇，你看戴羊毛斗篷的，系花帕的，戴银项圈的，背细腰背笼的，围挑花围裙的，挑铤花条盘的，……

一船笑语，一船歌声，一船欢乐。

（写于1956年）

热水坑浴趣

猛洞河热水坑，遐迩传闻。我一到永顺城，友人就向我吹：不到热水坑洗个澡，就等于白来一趟永顺。

友人是诚恳的，吃罢早饭，在他的向导下，沿猛洞河岸一条简易公路，向热水坑走去。

友人说道：我们自治州，热水坑有多处，唯有此处最佳，永顺八景之一的温泉烟暖。每日到这里沐浴的人群络绎不绝，冬季是高潮期，深更半夜就喧闹开了。温泉浴，已成为地居民的习俗。

不久，我们沿石阶而下，眼前挡着笔立千仞的悬崖，细一瞧，才发现猛洞河流到此处，向左转弯，两岸岩山，几摩肩接踵，吻合相接。下到沙滩，柳暗花明，另有天地。河边的用条石砌成的冒着烟雾的地方，便是我们要探访的水坑了。

热气腾腾，温泉上空象悬挂了一笼纱帐。坑内，约有一十个幼儿光着屁股在那儿尽情地洗浴。有的用手撑在石板，两只脚上下击水，溅起了阵阵水花。有几个正在那儿伸小手，捞着从坑底冒出来的闪耀着光彩的水珠，刚一露出面，花儿不见了，他们又继续地捞啊捞。你看，那站在坑的两小胖，用手向对方泼水，战斗正酣呢。那两个白皙的卷头发”，也许性格文静吧，蹲在一旁，数着从坑里拣上的卵石，一，二，三，……红的，白的，花的……

这是一幅有趣的“幼儿戏水图”。我仍呆呆地望着那白

雾，那水花。“伙计，下坑洗吧！”友人同我解衣步入温泉。啊，多舒畅呀！我仰卧在温泉里，望着蓝天，望着那变幻莫测的云朵。友人躺在我身旁，讲述起这热水坑的传说。

从前，土家寨子里住着一户人家，只有夫妻二人。一年两年过去，妻子生了个胖娃娃，过生日那天，丈夫特地进山，想给小宝宝套一只披红戴绿的锦鸡。哪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土司王派人抓他妻子去当佣人了。小宝贝被摔下了岩坎，妻子痛裂心肝，眼睛一闭，跳到了猛洞河。顿时，河水暴涨，咆哮奔泻，将那群土司王府的士兵卷入波涛之中。日长月久，这沙滩上渐渐冒出了热水，传说这就是那青年妇女的眼泪。

这则悲剧性的民间传说，反映了土家人民对恶势力的鞭挞。我对友人说，我想，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。那青年妇女悲痛的泪水肯定是流完了，今日涌出的是喜悦的热泪。一切都变了，变得美好幸福了，怎么不使她热泪如涌泉呢？刚才，那一群可爱的幼儿，不是一个个在喜捞着青年妇女欢乐的泪花吗？这话，逗得满坑的沐浴者笑开了。他们的泪花也同那青年妇女的泪花一道流淌。

（写于1956年）

木楼与花桥

土家山寨，民族风格很浓。

住房是木质结构，依山傍水，参差不齐。寨前有涓涓溪流，寨后有密密竹林。岩板路一台一级，象项链一样，联接着每扇大门。

你一定会为土家工匠的建筑艺术叫好！然而代表作，应该是木楼与花桥了。

一个寨子，木楼幢幢，惹人注目。飞翘的角檐，嵌花的栏杆，垂下几只吊脚稳稳地站在斜坡的青石岩磴上。夏秋季节，木楼的主人在木楼上迎接串门的客人。如果是下乡来的干部，主人就会把他安排到木楼上的房间里歇宿。木楼上摆着四方桌子，人们围着桌子，一边品茶，一边乘凉，赏月，聊天，摆龙门阵。茶香，花香，泥土香，在木楼上飘来飘去。假若木楼上妇女占多数的话，木楼上就象后园里的百鸟会一样，喧闹不已。爱唱歌的歌娘倚偎着栏杆，望着闪烁点点银光的溪流，攀着伸进楼廊的樱桃树巅巅，唱起了她们心爱的歌。

歌声伴随着潺潺的溪流，飘到了花桥。顿时，坐在花桥上的专程前来对歌的后生们，喉咙发痒了。他们的心窝，就象晚风拂过高山水库一般，激起一串串的波纹。

男唱：木楼高高姐穿青，·郎想过河怕水深。